

目 录

布依族农民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	姜发旺 杨国昌
·····	杨润仪 (1)
“三·一八”二铺土匪暴动始末·····	武韵然 李孝诗 (5)
解放前安顺大洞口游击队简况回忆·····	高克敏 (10)
山城惊雷·····	叶先儒 (17)
深明大义，晚节可嘉	
——记开明人士李绍奎先生·····	杨诗书 (23)
认清形势，紧跟中国共产党·····	吴邦杰 (27)
安顺县武林乡苗族人民同土匪的斗争·····	杨润仪 (32)
一九四九年由江西上饶西进安顺日记摘抄·····	张殿玺 (37)
日记摘抄·····	李孝诗 (53)
忆安顺县解放时的接管工作·····	陈 勇 (57)
安顺县第一个农会·····	杨志义 (64)
回忆安顺县留省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团	
·····	靳应祥 刘元康 靳国栋 (69)
略谈杨森的民族政策和边胞的反蒋斗争·····	杨志义 (73)
安顺县少数民族今昔·····	杨润仪 (80)
苗寨今昔·····	杨润仪 (85)
一个平凡人的生活道路·····	杨诗书 (89)
安顺金融史话·····	蔡汝昂 (93)
安顺县地戏初考·····	杨永康 (115)
安顺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田有岁 (118)

布依族农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

姜发旺 杨润仪 杨国昌

安顺是贵州中部重镇。解放前，军阀、官僚、地主麇集，反动势力深厚。残酷的封建统治，抓兵派款、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各族人民深受其苦，民不聊生。国民党政权推行以夷制夷的反动策略（称布依族为夷），利用少数民族中的地主阶级统治人物，控制压迫本民族的人民，致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交织，日益深化。人民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在阴霾沉沉的严酷日子里出现了冲破黑夜的曙光，红军从安顺经过，给予人们以很大的启迪。

1935年，红军一方面军，长征经过县境内双堡、鸡场两区，曾驻营杨武、鸡场、老鸡场、连石堡、花寨、小底西等地。开仓济贫，在鸡场处决土豪、伪保长杨子和，为民除了一害，宣传党的政策，使当地群众受到革命教育和影响。

这里，我们追述的是解放前安顺新场乡小伢佬布依族农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史实：小伢佬位于县城南方，相距三十余里，该乡伪乡长、保长与当地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狼狈为奸，上下勾结，依仗国民党的势力，假借抗日之名，进行敲诈勒索之实。伪乡长沈幼谦，小伢佬伪保长鲁树凡等（布依族），对人民敲骨吸髓，很多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鲁仁明1940年一年内被抓兵四次。为了缴兵役

款，他把家中仅有的财产变卖一空，最后仍被抓走，生死不明，他们在经济上大肆搜刮，政治上，残酷迫害。勤劳纯朴的青年农民鲁长生，给地主、伪保长鲁树凡帮工三年，不仅不付工价，反被诬陷调戏地主老婆被活活打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小伧佬一带群众面对腥风血雨的现实，纷纷起来反抗。在这场斗争中，为首的是布依族农民鲁仁俊。鲁生于1916年，性格倔强，富于正义感，深深同情本民族被压迫的兄弟姐妹，红军经过安顺为民除害的事实对他有深刻的影响，鲁向同伙青年鲁德培、鲁仁亮等说，朱、毛是两个人，一个姓朱、一个姓毛，都是共产党的领袖。还说：我们穷人要翻身，只有共产党回来领导，他认为要不受欺负，只有和地主、官府拼，在布依族农民中利用社会关系，秘密宣传串连，深受当地各族农民的拥护，事为反动派侦知把他视为眼中钉，对他软硬兼施，骗他参加保甲训练班学习，并派任木厦陇保长，意图笼络他，最后他毅然抛弃这个反动职务，从事农民斗争活动，通过走访串联，秘密会议，动员亲友寨邻年轻人，有枪的带枪，没有的要设法搞到武器，在他的号召下，随时可以集中百余人（枪）的力量，他用打富济贫的行动和神出鬼没的战术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特别是几次较大的胜利，震惊一时。

一、1942年，鲁仁俊秘密组织小伧佬农民群众，杀掉罪大恶极的地主保长鲁树凡，并把他霸占农民土地的字约全部查出，退还给农民，同时对附近保长提出警告：“要他们停止作恶，不要压迫农民”。窝枝、打洞等地的保长，因不听劝告。在鲁仁俊的支持下，先后被群众杀掉，吓得新场区一带的伪乡、保长、土豪劣绅惊慌失措，同时也触痛了安顺县

伪党、政统治者及驻军首脑的神经。

他们丧心病狂要消灭这支农民武装，从1942年起，多次派保警队、保安三团、八二师等伪军部队前往镇压，鲁仁俊所属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使国民党军多次扑空，疲于奔命，趁机抢劫。因此，造成小伧佬一带农民违误农时，生产、生活发生困难，鲁仁俊命令近邻地主杨朝英、林兴成等拿出粮食分给贫苦农民。陇嘎地主雷昆因勾结八二师围攻小伧佬，抢去农民一些财物和耕牛二十多头，鲁仁俊限雷昆赔偿农民损失三千元，并买一头耕牛赔还农民鲁公兴，在当地农民生活困难的时候，大伧佬一带农民还主动送粮援助。

二、1938年春，鲁仁俊为充实力量，增加武器，联系镇宁县属江龙、沙子沟一带少数民族计划攻打国民党军医学校（在安顺北兵营），夺取武装，壮大力量，事先作好该校警卫连部分士兵的工作，作为内应，在约定的时间内，他们星夜行军，按时赶到目的地，按预定的计划，先杀死守门卫兵，迅速冲入警卫连官兵宿舍，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该校距城约一华里，城内的国民党军警部队紧闭城门，只放空枪，不敢出城。经过数十分钟战斗，警卫连被缴械、计缴获各种枪支一百余支，弹药十数箱，撤离时，还有一个排跟随同去。这一行动，使驻安顺军警嚣张的气焰受到打击，激励了广大农民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志。

三、双山坝打伏击没收官僚资本家的大批物资。双山坝位于镇宁县境内，是安顺通往昆明的必经之路。1943年，有一官僚封农民的四十匹马，驮洋纱去昆明，并派一个武装排护送。消息被鲁仁俊得知，立即集中农民武装力量布置埋伏，等待马帮进入伏击地带，一声令下，打得护送的伪军丢下马

帮，各自逃命。鲁仁俊率领农民武装押送着这四十驮洋纱胜利而归。

四、攻打酒精厂，夺取国民党军用物资。酒精厂位于安顺西郊龙井山，生产的酒精主要供给军用汽车使用，有数十名伪军守厂。鲁仁俊等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守厂伪军虽不很多，但距城很近，附近尚有驻军。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决定采取深夜突击攻打，速战速决的战斗方法，很快消灭守厂伪军，缴获一部分枪枝弹药和物资。当敌援军赶到，农民武装已转移很远了。这次胜利，又一次充实了农民武装的武器弹药，大长了农民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国民党伪军警的反动气焰。

鲁仁俊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就是采取这种神出鬼没，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与国民党反动派相持斗争了三年，终因叛徒吴应林出卖，反动统治者通过叛徒的手杀死了鲁仁俊。随后，这场农民武装斗争便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下去了。

鲁仁俊等所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虽然被绞杀，但却使安顺国民党的反动封建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他们不畏权势，英勇顽强，敢于同强大的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事迹至今还为人们传颂。

1949年11月安顺解放后，小伧佬一带的人民，以及曾经参加过鲁仁俊农民武装的人们的后一代，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参加五大任务。解放前曾积极支持农民武装的鲁德培，担任了农会主席，杀害鲁仁俊的凶手吴应林，解放后勾结伪乡长沈幼谦继续与人民为敌，组织土匪暴动，被依法镇压，为小伧佬一带胜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铺平道路。

“三·一八”二铺土匪暴动始末

武韵然 李孝诗

二铺是安顺县东边重镇，安顺至贵阳的公路未修前，是安顺至贵阳官马大道的重要站口，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在此设立过区、乡公所，保安三团第二大队部，安顺、平坝、紫云、镇宁、普定、郎岱，六县联防办事处，永靖仓库，国民党区分部等。由于上述原因，这里的反动势力根深蒂固，社会情况十分复杂，这里的各族人民长期呻吟在官、匪、霸、反动会道门的血腥统治之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七军四十九师解放安顺，结束了反动派的罪恶统治。相继成立了军管会和安顺县人民政府，接管旧政府，出告示，安民心，收缴私人枪械。保护工商业，并按原有乡镇区划，分别成立支前委员会，抽调军政干部和一部分学生，分赴各乡镇，临时成立二铺、旧州、清白等区人民政府、二铺区人民政府驻原永靖乡公所内、辖原永靖、永兴、尚武、云峰四乡。在政委李景政、区长高福顺、副区长曾宪阶等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分赴各乡、村，访贫问苦，发救济款，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小组。

反动派不甘心死亡，正当我们分赴各乡、村的同志，展开宣传和工作的时刻，家住大坡脚伪永靖乡长严显策，伪保安中队长杨亚斌，对沙地大地主董汝厚等为首勾结塘房街伪国

民党区分部书记严琼坤、伪尚武乡长宋绍文、田绍书、伪五权乡长董波文，及逃回家的伪军团长董汝光，时家屯惯匪庄兴周，五权乡的刘树，叶少先等，执行贵州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曹少华反革命计划，他们利用残存的伪党政军人员为骨干，到处收罗惯匪流氓，恶意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作反革命舆论准备，欺骗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国民党伪军从贵阳撤退时，运走一卡车步枪，行经七眼桥附近因汽车机件损毁无法运走而放火焚烧，这些枪都被附近村民取去，因此这些得到枪支的人，都被作为充实他们力量的来源，充实反动武装，以严显策为首，先后在塘官屯五权乡公所及对沙地地主董汝厚家多次召开反动会议，秘密筹划攻打二铺区政府，并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恐吓和欺骗群众，离间群众与解放军的关系，妄图死灰复燃。

一九五〇年三月五、六号起，我们派赴各乡村工作的同志，在返回区部的途中，曾在不同地点遭到匪众的威胁和零星袭击，引起了区领导同志的重视。除及时向县委汇报，同时加强对区政府的防御工作外，还将新参加工作的一部分年轻同志和安师抽调来的学生，让他们返回县城。从十五、六号起，情况逐渐紧张，区部定时与县委用电话联系，坚守在区人民政府内的同志只二十人左右，七眼桥粮食仓库有六、七人，力量单薄。孙传生副县长曾在这几天带领县大队武装，分赴到二铺区各乡进行清剿工作，还就地镇压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匪首。十七号孙副县长率县大队返回安顺后，区部加强防御。除利用原有的两个石碉外，还在木架上分班轮流防守，这时已发现塘房街方向土匪活动情况，我们密切监视敌人的动态，加强与县委联系和请示，县委指示要坚守。当

日下午四时许副区长曾宪阶同志考虑到七眼桥仓库几位同志的安全问题，亲自率领三位同志，到七眼桥仓库向赖鹏程等同志布置任务，加强防御和联系，然后返区回二铺。

虽夜色深沉，冷雨萧萧。但区人民政府内的二十几个同志，个个振奋精神，严阵以待，当夜十一时左右，由县城开来了全副武装的筹粮队员五、六十人，配备一门小炮，两挺轻机枪，他们分布在区政府外面，通宵分班在附近村庄、路口巡逻。这给予了区部全体同志极大的鼓舞和安慰，更加提高警惕，漫漫长夜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度过。

十八号拂晓，从区部的西南方传来枪声，筹粮队的同志迅速来区联系，说他们的巡逻班已在烂泥沟一带发现敌人，并与匪众遭遇，有小的接触，在考虑战斗部署时，筹粮队意见是，区的同志坚守区部，外面敌人由他们迎击，由于对匪情不够了解，曾宪阶副区长不同意这个意见，决定立即撤出，协同作战，随将电话机拆下，交由叶立生同志背负，（叶系安顺地委干校一期同学）紧急集合撤出区人民政府。刚出二铺场坝口，走上靠近东南方马路的时候，便遭到了匪众的袭击，为了占领有利地形，避免孤军作战，我军边战边向安顺方向转移，当时匪部攻打区政府的情况是多路进攻，重点突破，他们的部署是：由匪首董波文、叶少先领五权乡匪众由北路进攻，并配合大坡脚，二铺场首匪严显策、杨亚斌匪部攻占区政府。夏官屯、沙锅寨、七眼桥匪首，薛国勋、张凤高、姜茂荣及尚武、云峰匪首宋绍文等匪部，攻打二铺东南路。塘房街、时家屯、匪首严琼坤、庄兴周、大小老焦等匪部攻打西路。因此我军首先遭到张凤高、姜茂荣等匪从东南方的袭击，迫使我军向老苗大山撤退，（位于区政府右侧

南方距区约六百公尺）准备通过此山，向安顺前进，途中又遭遇到西路严琼坤、庄兴周等匪部的堵截。在四路受敌的情况下，我军就利用地形与匪展开激烈战斗，不到一小时，数千名匪众，从四面八方纷纷汇集，把我军总共不足百余人的兵力，困困在老苗大山这个孤山顶上，道路被切断，通讯设备已经破坏，炮弹在匪众麋集时已经打完。处境虽然严峻，仍继续坚持战斗，约在下午二、三点钟左右，匪首杨亚斌组织两百多名匪众的“敢死队”在火力掩护下，向我军占领的山头发动猛烈进攻，从东侧山头直压我军转向西侧山头，把我军逼近匪部预先布置好的火力网内。我军从西侧下山突围，边突边遭到匪部埋伏在曹家屯门口田坝小赖山一侧的重火力袭击，有的同志壮烈牺牲，我军仍英勇前进，奋力拼搏，终以匪众占据有利地形，熟悉路径，致使我军伤亡较大，冲向山岚通往安顺的公路时，沿途仍遭零星土匪的袭击，到达头铺，才稍平安。在郑家屯附近还牺牲了一位筹粮队的同志，副区长曾宪阶同志在接近山岚时负伤，子弹击中他左颊鼻侧，将一口牙齿打落，他奋勇顽强，顾不及包扎，左手捂住咀，右手提枪，鲜血染红他军装的前胸，坚持战斗。区长高福顺到达山岚，枪内只剩两粒子弹，以豪迈的口气说：这两粒子弹我留着最后时刻用的，这种大无畏的气魄，至今思之，仍令人崇敬，因负伤而陷入魔掌的一位同志，在被叶少先匪部押走的途中行经河边坝村口土地庙前，叶匪之弟叶少明为我军击毙，该匪首即下令杀我负伤同志，为其弟祭灵。尽管在匪众的屠刀面前，革命干部无所畏惧，，在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壮烈口号中，敌人乱刀齐下，光荣牺牲。

守卫在七眼桥仓库的赖鹏程、王占礼、鄧丕华等同志，英

勇战斗，光荣牺牲。当日下午安顺县人民政府配合安顺军管会组织兵力，向二铺进剿。在这之前，十七军后勤汽车队由平坝开赴安顺、行经七眼桥一带时，曾与匪众相遇，边战边行，及至由安顺开来的部队到达，匪徒作鸟兽散。我军在搜索寻觅战友时，在七眼桥石碛内救出陈光全同志，把他送回城。此后武工队入村，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很快就恢复了社会秩序，人民政府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绝大多数被蒙蔽，被强迫参与匪乱的群众到区政府悔过自新，其后镇压反革命运动，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匪首，依法镇压，逃亡数年的匪首庄兴周、杨亚斌，最后亦逃不脱人民的法网。

“三·一八”土匪暴乱，我们牺牲的同志（包括筹粮队的同志），人民含着热泪把他们埋葬在七眼桥公路边，以便瞻仰。一九五一年正式兴建烈士陵园，一九六四年四月，专区研究决定，将七眼桥烈士墓迁至安顺北郊烈士陵园。

时光流逝，三十五年过去了，安顺县各族各界四十万人民在烈士精神鼓舞下，在建设“四化”的光辉大道上前进！

“土匪万恶终灭尽，烈士千古永流芳”。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解放前安顺大洞口游击队简况回忆

高克敏

首先，我感谢中共安顺县委对我们解放前在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下在大洞口建立的“安顺县大洞口游击队”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安顺县大洞口团支部”给予调查落实，肯定了“安顺县大洞口游击队”是在我党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的建立起来的一支游击武装。……凡参加安顺县大洞口游击队的人员，对我县的解放和解放初期政权的巩固是作了贡献的，他们的事迹是革命的、光荣的，为安顺的解放做出了有益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安顺县大洞口团支部是我党在大洞口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的有力助手，它对建立游击队，夺取地主武器，争取敌军起义，保护安顺，迎接解放军作了不少工作，是光荣的应予肯定。”中共贵州省委也以省组通字（1983）40号文件批转有关地、市、县党委给予认定。

我以无限兴奋和感激之情，代表我游击队全体成员再一次向党衷心感谢和致以崇高的敬礼。现在我追述这段历史，如有出入之处，希望当年我游击队的同志和有关人士给予补充和指正。

一、这支游击队的由来

1949年我地下党领导的郎岱“三·三”革命暴动，我和李致远同志曾参加过暴动前的一些筹备活动和组织攻城工

作，暴动失败，我们因身份已暴露，遂将原来我们领导的龙场、梅子关的地下武装交由方宗应负责，随即转移到普定，安顺一带进行隐蔽活动。同年四、五月，我和李致远多次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后，决定刻制伪“陆军整编第九师”的一套公章，做了一些假证件，作为身份证以掩护同志们的活动，并以我为首带领胡荣春（现在紫云工作）、张远龙（现在六枝特区轻工局工作）等同志约六、七人，打入当时安顺新成立的新兵部队三四三师，进行拖枪活动。计划于敌军把库中枪枝发到新兵之时（当时新兵全系徒手，每个连只有连排班长有枪）把我原来的方宗应、李宗文等游击武装集中到安顺，里应外合消灭该伪三四三师于安顺，然后返回郎岱、水城建立游击根据地。后因我和李致远同志联系频繁，意图暴露。张远龙、黄定仁等同志被敌人捆绑追查，我们只好组织集体撤出，张、黄两同志才得脱险。1949年7月正当我们活动受到阻碍的时候，中共贵州地下党省工委负责人张立同志来到安顺（当时我在普定活动）。他找到李致远后，传达说：“党的负责人来安顺指示，要我们准备一切可能准备的条件，加强武装斗争，把原有的武装整顿和领导好。并在织金、安顺一带也进行发展，开展游击战，配合滇黔边活动，配合解放军进军，迎接贵州解放”等等。李远致同志和我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研究后，决定由我去马场坡，召开游击队干部会议进行贯彻。大约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安排好了郎、普、织边区游击队的工作后仍回安顺，李致远和我分析了当时的斗争状况后，又研究决定，为了打破敌人对我郎、普、织边区游击队的重兵困锁，我们决定开展外线作战。在安顺农村再建立一支游击武装，把安顺与郎、普、织

边区的作战结合起来，互相呼应，互相支援，以更好地战胜敌人。于是我找到老同学杨德富（他当时是大洞口小学校长），我对他的观点进行了了解，发现他有革命要求，我和李致远同志研究，都认为他的思想进步，遂介绍杨德富参加我们共同革命。这时，李致远同志也在安顺县中找到了一个当教师的身份，于是我们分工，李致远同志在城里负责上下联系，我则于1949年8月上旬，与杨德富、叶先儒等同志到大洞口工作。安顺县大洞口游击队的组织工作从此开始了。

二、建队与建团经过

（1）首先，我和杨德富同志于8月下旬创办了一个农民识字夜校，用这样的形式团结、识别和培养农民革命分子。并分别秘密吸收为游击队员，作为建立游击队的基础。学员的对象是贫雇农和为人正直的其他农民。最初参加学习的有十儿人，到1949年9月底发展约至三十多人。当时的学员有杨德祥、黄子谦、黄汉益、谢致荣等人。教学的内容主要是通过识字，破字释义，讲故事，摆龙门阵和一些社会观察，揭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及其反动宣传，并借题发挥宣传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解放区打土豪分田地，穷人当家作主，以及摆时事，讲解放军打胜仗的消息等等。此外，并辅以教唱过蒙古革命斗争的歌名叫“沙漠之歌”。歌词的最后几句是“我们要生活，便要战斗，沙原是自由幸福的家乡。”

（2）1949年10月初，中共贵州地下党工委派张明正同志来安顺检查指导工作，他先与李致远见面后，又通知我来城里与他面谈。李和我向他汇报后，他向我们作了加强武装斗争工作的指示（张本人有详细证明材料，我不赘），并作

了发展新青团的指示。张走后，李致远把一份用铅笔抄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交给我，要我去大洞口与杨德富、叶先儒同志建立一个团支部。于是我约了杨德富、叶先儒同志到大洞口村外僻静的坡上林中，讲明目的，读了团章后。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我因肩负着郎、普、织边区游击队的领导工作，随时都有离开大洞口的可能。故我提议，由杨德富任支部书记，叶先儒任宣传委员，我任组织委员。这样，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安顺县大洞口团支部正式建立了。

团支部建立后，立即开展组织学习党的文件，研究我对敌斗争的策略与方法。我们团支部当时学过的文件有新民主主义论，古田会议决议（记录）等等。

（3）1949年11月初杨德富同志侦知伪乡民代表、大地主黄元才运枪到大洞口准备搞反动的应变计划。杨把这消息告诉李致远和我后，当即研究决定：以农民识字夜校学员为骨干，立即组织力量夺枪，公开建立游击队。于是，我们在十多分钟内作好一切准备和部署，我和杨德富带领队员突然冲进大地主黄元才家，乘黄惊魂定定之际，夺取其全部武器。计得步枪29支，手枪1支，子弹2000多发。随即我们集中队伍，公开打出游击队的旗号。

大约是49年11月7日大洞口游击队建立了，我们当即集合讲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解放人民的利益而战的，并宣传了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解解放军已进入黔东的大好形势，也讲我们现在正处在黎明之前，四周都是反动派，要提高警惕，振奋精神，准备战斗等。然后我和杨德富同志进行分工，由他领着部队在村子周围放出岗哨，封锁消息，防止敌人对我袭击。我负责开村民大会，宣

布大洞口解放，揭发敌人散布的“共产共妻”“共产党烧杀掳掠不讲人道”等等谣言，宣传党的“打倒四大家族”“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官兵一致”“老百姓和当官的一样平等”“穷人要翻身，老百姓当家作主人”等等，并说明解放军已进入贵州的大好形势，要大家不要有顾虑，跟着共产党走，站在游击队一边，支援游击队，争取安顺全县的早日解放等等。

四、建队后所作的几项主要工作

（1）收缴地主和伪乡保政权的枪支武器，消除地方上的反动势力，计收缴的枪支除黄元才的以外，还有杨进超、陆亚益等人及伪乡长黄德贵的步枪，手枪共十多支。

（2）扩大解放区域，对大洞口附近的平寨、本寨等几个小村子都发展了队员，进行了控制，游击队人数从30多人发展到70多人，编为两个分队，一分队队长黄汉益；二分队队长杨其明，各辖30余人，后来又增建一个分队，其下再分班组。

（3）大约一个星期后，段一芳同志和徐天恩同志从云南来跳灯场组建他们的游击队，邀我和叶先儒同志参加。会上除研究徐部的组建外，还决定和我大洞口游击队联合作战，共同进军安顺的问题。

（4）11月中旬（大约是15日），我大洞口游击队与徐天恩游击队联合，同时向安顺进军。为了避免安顺城遭受战争破坏，争取安顺的和平解放，决定所有游击队均住在城外。我部住在北门外干河、徐部住大水沟一带，对安顺形成包围势态，威胁城里敌人，造成势不可挡的安顺解放形势。

(5) 次日，我们在马家冲山上召开了一个党团会议，参加的人员有李致远、段一芳、杨德富和我共四人，会上作出两个重要决议：推选段一芳同志为代表进安顺城去与安顺绅士戴子儒等谈判和平解放安顺和迎接解放军进安顺的问题；所有游击队员不准个人分散独自进城，不准骚扰老百姓，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只能住在城郊，维护郊区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监视敌人动向，如发现城内敌人逃跑，立即追歼。

由于这次会议的正确决定和贯彻，使安顺城内的国家，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免遭一次破坏。

(6) 我部在向安顺进军途中，发现牟临凯带领一个连向跳灯场溃逃，我立即与杨德富同志研究决定，马上将该敌围于跳灯场，然后由杨德富同志带领几个人利用亲戚关系去会见牟临凯，与其谈判令其投诚，否则就地消灭之。谈判结果牟军表示弃暗投明，即日起义脱离国民党指挥。于是，我们命他暂到桥子山休整待命，等待改编。安顺解放后，由杨德富同志把他们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安顺军分区整编，其成员均以起义军人待遇对待。

四、胜利之后

(1) 1949年11月17日夜，听说解放军明天就要到安顺了，于是我们决定，为了顺利解放安顺，由我带领游击队去阻击普定可能来援之敌（当时的情况是普定驻有大量敌军），杨德富同志则与李致远同志等去作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工作。11月18日黎明前我即带领游击队员到飞机场附近的十五里三坝的一个路边山头上设伏，但直到中午未见一个人

影。于是我们仍撤回干河。此时，安顺已解放了，解放军已在城门上站了岗，我带着无限快活的心情，穿着农民的对襟汗衣昂首阔步进出安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安顺解放了，我以胜利者的喜悦歌唱出“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

（2）1949年11月19日上午，李致远约我去解放军的先头部队49师政治部汇报。政治部主任吕 鸿同志接待我们，当他听完我们的汇报以后，考虑一会，就和我们研究决定“安顺大洞口游击队交由杨德富同志负责，高克敏同志到151团去配合解放普定，之后立即返回郎岱龙场领导郎、普、织边区游击队，配合解放军作战；李致远同志参加安顺的接管工作……”等。他立即写了给151团团长江刚同志的介绍信，于是我把大洞口游击队交给杨德富同志后，立即动身去追赶开往普定的151团，当夜住在团部，与该团主力于马堡围歼敌249师，第二天一早解放军押送俘虏千余人进普定城，齐刚团长和我研究了普定以西六枝岩脚一带敌情后，决定由齐和我署名写信给岩脚之敌陆达兵及伪保安团，要他们来向我军投诚，大约在11月19日上午十点，我带着此信回我游击队去转发给敌人，此后，我又领着郎普织边区游击队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新的进攻了。

我走后，大洞口游击队在杨德富同志带领下，由十七军直接指挥，并命暂回大洞口待命行动。后来安顺军分区成立，调到安顺整编，把杨德富同志调到分区文工队当队长，部分战士调到蔡官区当战士或工作，部分战士编入平坝县大队，部分不愿出门的就回家生产。这样，大洞口游击队胜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83年9月4日